宋 朝 詔 令 集

國家澤被寒流子育察處其於祖風故有與常如間均定以來多思的問別用打用於私品以平三年十 奏取人戶稳便依倉式例折納諸色解斗并綿納網見錢故本榜示 則斜斗必須成雜有傷於底無益國家今览奏陳将宜依免宜依所 易為解及伏侯指揮事朝廷每行一事要利為民既公後時納見致 好送納價與乞将小麥與納納見致等令人戶取便折納無得人戶 劫刑封府管内鄉村人产等省本府奏今半夏我訪問人戶粮部科 宋朝天站令抹卷第一百八十三 政事三十六 賦斂 開封府管內許人户從便輸納劫榜問尚 只有人學生是天文三

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劉復之思然 昨線京邑田制未均租赋之間重輕不等仰行檢察務在均平如開 不等供輸甚與者我王齡是為改本将四方而是則出千里而未好 年所版圖更易田稅轉移宿有者無以益并貧乏者浙至凋典輕重 小民不輸深意前代桑柘務感鄉間順具所懷你用增念況春陽在 今均平更不增水刺数其逃户田土亦依比施行别立帳籍令本府 国有定规以便 民俗今追朝臣於別封府管内按逐縣元獨定稅務 租城宜悉罷之 近農務漸與物價未平敷權務黃所宜有事以便吾民其京畿均在 令官吏條析寬被差役利害部六月辛木

極海濱幅自萬里納土歸化邊境故地十餘萬泉類為王民不名而 具租賦通其有無即山煮海因地所産仰各自足不煩朝廷供您官 之計而無耗內之樂則地雖廣大可以無思其令监司即臣往皮收 至不禁而同與窮兵者異矣然歷理其地土撫有其人民必為長久 吏兵民於然完選伊虚內事外之務言無自而作 治亂殊塗今不順一戟不煩一旅西徹河源投戈請命罔不率仰南 周王復小雅而荆蠻来威漢武窮逸兵而中國內耗盖操行具道而 愁痛亡那之敢上奸和氣深可傷惧其令逐路運司過限解下川軍 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我者選封於析以開 仍重劳逸不均喜為殍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也故 令监司即経度西南租城仰罕手

歷年于故未極富 歐関因水早 順致流腐冰惟其故好 州郡差役

减桂防监税白金 人名英英杰丁兰

事常深我懷未能指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稅入白金 古者不贵難得之貨後代城及山洋上加侵削下益将樂联每念弦 宜三分减一

10年十三十二三天 賜潭州造

本川般到開號五年六年獨號茶斤稍重與自前入納捲模鞋重不 勃潭州管内造於人等逐年所行造納官湖南獨行既大方於近捉 宜依舊例用便然民凡爾與多体我優如宜令本州自今並依舊格 常式既棧模之稍入念製造之惟艱煎愿輸納之時或有邀難之與 模製造於貨猪日每三十片重九斤者不得令通十斤即須如法製 同切處人产林摘打造不易事惟故茶若産在湖湘斤片重輕固有

先是募民学茶益推勵民多智常数求學以規利歲或荒飲商旅不 州自今後應支益本錢一依舊定每石正塩價例並給見錢與人戶 不得更有折支故兹榜示各令知悉 文並示将絹布於斜卧折支深應虧損人户今議特行彰恤宜令本於優饒之意所期眾底各逐蘇舒自來官中每正监一石绘錢五百 勃通州係管照益亭户等朕臨如區字應養落恭每推憫憫之恩曲 放本户下差税故村榜示各令知委 沒應干緊官吏並當重断其論告事人仍支賜皆錢二百贯文煮與 造無令因於死雜若是物司受納人員及川府固建初命指揮激難 人,河令送納重於要及十斤以上並許人户上京論告若勘鞫将 茶塩推断不得拍課的年刊與烟玩厂 賜通州前监事户劫榜 宋南大英 兵奉百八三

禁而擅以贸易者並論如法募告者差定其當 我頂重四斤人家先常者許令所在納官敢有私貯而不以開及達 賢八年額為定不得復增 有以便於民而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行之衛年未見其利如問 應 遂使民之受樂况失道之未遠固改調以為宜先是諸 川官置酒酌 民展随極怨咨因遣使来即以親之格得其状联布有四海流谷 行至防失常群多籍沒其家財以償甚率仁恕之道自今並宜以問 元以百姓為心常恐一物失所學事平常盖由朕之不限出令惟行 江南諸州私鑄红錫思錢及輕小錢頗礼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十二十二十二十八百私鑄紅錫思錢路不四月已五 到南東西川峽路管内州軍監鎮等初言事者以変錢法典權酤两川罷酒配等記外,與四外

我布之用以通有無輕重相權泉流不廣漢魏之後其樂盖多國家禁却小雅錢說年八月士辰 而示之 並用 帝泉福建汀到等州及與化印武軍先禁益自今許通商官賣盤力 並從除放依舊造趣市與民其益州於增錢六萬貫並除之依例只 即山銹銅布有具蜀雷班周之九府法上林之三官而民俗之間犯 今只織綾雅納胡施布錦等餘悉罷去限點到各于要害處粉壁揭 納錢從前官市及機錦綺應胎透背六鉄歌正道教等宜令諸川自 二十 五先是民間必銅錢宜於建州鑄大鐵錢以太平通發與銅錢 二月甲中典四八年 見前不是今日本官今二 vn

敦本抑末教化於是與行抵望損珠浮靡於為止息股私承丕構罷衛南採珠場路強照元 慕高 風思欲崇尚後 朴華去茂 就却難得之奇 貨復大化之浮源宜 自我先以率天下其獨南諸州採珠 得雅用銅細小及鐵銀錢仍好情須重四斤半已上找細小錢雞限法者家務偽既廣程細滋多自今两京及諸道州府宜申明指禁不 法易制自古所難且行之散時以視其利害如問罪推之役重援於 民欲便時務宜仍指贯合宜依太平與國九年七月已酉以前禁法 去年有司上請通行江浙蓝商盖欲均利於民而絕其犯禁者然受 月内须納官 推盗仍請訟亦月改子

捐金于山前座之斌總所實惟數指史之格言朕納恭太古之風不 **資完推以俗供億盖非獲已良用厄為而政失中至於剥下則豈朕** 元獨新於錢勿復折納金帛 任人爱物之意那其川映州軍自今酒稅益井諸色課利宜令並接 西蜀經乳瘡寒未平常思撫終庭獲安泰而為民禁暴尚復屯兵仍西蜀風流愈寒未平常思撫終庭獲少春而為民禁暴尚復屯兵仍川吹酒礼 盐井諸色課利勿折金帛語八月吹酉 之間積習斯久與仲江沒之除各利風土之宜将狗群情宜仍舊貫 其公江推货入粉並仍得實行之 先是言者以茶法未便商贾少利用令停廢雅信許商人齊芬許於 山官以新茶於之中命近官東傳按行別立新制永為通規而商旅 罷成州金抗 路正月 上外 只月大日人上下民一百二三

復公江推貨八務高之月戊戌

為公革罔恤然然特命使車往詢疾者用術指制式逐與情已令制 令茶官不售者受之軽價出之記政肝士中貨難得之貨何必言利徒以勤民其成州两處金坑宜停廢 之化香言推酤寇有指规且念二京本無異等朔三州之繁會極十一洛之郊久深侯望從人之散爰示省処務敦寬大之言式賜和平 置於益江南轉運使司並依任中正所奏 里之治粮期冷散為宜削嚴禁其嚴西京清酒務依東京例施行 軽其份而出之使物無葉而民殺利也 如開推茶之所官不住者必與葉之斯可惜也自今第其品而受之 山澤之征所宜公共尚便依俗豈因羡藏而言事之人不 明天體務 慶西京清酒務依東京例品景德四年 依任中正奏奈倉就便輸納路大月两中

関市之征所以禁末葉田畴之利所以為力耕豈於核器之中亦取 若推之法流災浸深釐改已来利認遭美既规盡之浙定歸職分以 推贴之去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更議婚訳 推励不得增跟常四月甲午日止氷半工仍令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俗醫縣 攸宜其定奪司公事宜令三司行道不得顛有更改 鼓舞錢刀素有程限例其劳苦特示彩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 耐門之稅 以國思與 好我者月次半工品好品四年 免税提器記天中科行六 定奪司令三司行遣部六月已阿 **家園たお今日本一下小** ぷ

農牛之力田敢是資念疫病之所傷定排運之有廢宜獨市第以助故牛稅品 年之 月己己 故牛稅品 天中科符八 推著之規若令已久固計入之素定非與端之可攻載許言事之人令陳述於利不得乞留中詔 年八月代寅 茶民站處百姓買牛賣稅並放一年 時也单於之說始陳封奏必煩述于事端泊究指歸多未詳于本末 自今群臣如有茶法便宜當令題拜封章盡述像目下有司許該施 期志物無惮從貫再命朝臣食謀邦計伸共計於定式展所洽於群 行況全殼細務非軍國事機自合婦于戰司非朕所宜親決今後所 有陳述不得乞留中或敢故建並當勘劾 朕思伊然於共登官青山澤之禁雖有首章措置之宜應復辱飲行 令學士李廸中还麦菜同蔬茶盗品年十月丁百

宋朝大部令集卷第一百八十三 属好女工之露也扶战战三分之二改織納以供用 池益之利民貧所資近代以来官有權法雖助経费之用未臻均濟 約送中書門下於許以開仍令權債務告示客旅應入中等射於盐制度仰於園亭戶不至失所客旅便於與販百姓供用不匱明具條 之方爰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恵恭元 先王不從以浮靡示天下今東西两川上供綾羅錦綺透行花砂之 心宜令新朴学士李处給事中推御史中及後榮與三司同議茶益 · 施解池益禁部十月两中一依往例更不别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 法两川旅雄鄉衙等改統新記十月甲辰 以南人舍今在卷下公三 ے(

安朝大路令扶卷第一百八十四

財利 通商茶法語

甚民被誅求之国日惟咨嗟官受监思之入战以陳精私教盗版犯 者庭祭成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問不安其業商贾不通于行嗚呼 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於禁上下規利無二百年如開比末為思益 勒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召裕於上國家無事刑 念城久矣閒追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被然類弛推法歲入之課以時 兄若我是以江湖之間畅自数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

教使得能异以相為生刻去禁係仰通商問思世之弊一旦以除者

泉朝天祭兵各下方四

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状朕嘉览于丹猶若惟然又於民輸裁改其

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愿喜於立其之人緣而為 簽之党妄陳奏張以感官司必真明刑用,我在影布告退还体联意 **易果之價並倍於宜之費日長商旅不行而豪富之家東時年利本** 朕惟古之善函為者使变通不倦而公私煮足自项食货之法弊而誠約臣僚言財利認追祐三年 愿程肆之人陳述空言幸摇其端夫利百而法乃变令下而議不起 然後民聽不此而感度行為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始本 末相病吏縁為姦故詔近侍之臣考決本議令定已下利害晚白尚 審可施用若其事已上而聚白無次事 刻不者當苑重罰布告中外 令三司判官等

通故特部輔臣仰之置司講求利病将扶其宿與而更張之上以神 所知本職及職外財用利害問奏仍令三司舉惟科其不以時上者 **蓮仮程市船推場提思鑄錢制置解益等臣僚限部到後两月各具** 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街若夫苛刻之論務欲股削於下而飲怨於 亦贵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為則其所得必積所言必通聚而求 華其大弊而使美利之原通流而不竭則府 手孔子選術之言 朕 所與為夫事再於所習則能明乎得失之恐今将權天下之明賦盖 上斯亦朕之不取宜令三司判官發運轉運使副判官以及提舉華 大在班法房乎具食之間其将何所施哉故特點輔臣置司於內以 惟理財之臣失於因循其法遂至於大壞而天下之貨的務而不 言財利可採集施行者甄赏說 **只剩入配个集美三尽四**

以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

赏之 較販亦為較圖取利致多窮官宜出內裁庫鈍吊選官於京節置市 兹豈朕之意哉然而商天下之衆智而集成之則理孟而不悖事行於國下以足於民而或者不察以為專務苛碎刻削以超公家之意 行何恨於赏如所言財利有可採錄施行者當量其事之大小而既 詳其事次開奏其請色人亦許其事理於制置三司條例司陳状在 **靡請立限納錢出息其條約委三司官許定以開** 易務商旅物貨滞於民而不信者官為投買随抵當物力多少均分 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為蔗并之家所因往往折開失業至於行納 外者随所属州军投状战中条例司夫有言不刷不足以杨事如可 而不給于是利源道而高度之俗成矣内外臣僚有知財用利害者 置市易務故恐將近年

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者斬具以言而任事者或 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根救首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 重飲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忠乎经人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 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以風與夜狀聽治不怠園面官室之閱無 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贯皆有常数而無横求減能御輕 夫仁関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感于衣食而 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為政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 有以養生送死此礼義康取之所與而二帝三王誠勒百工諸侯之 好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 以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海壓 所增郁而躬以節後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 東南大家在本一下公四

試馬站道轉運使經直財利寬恤民力部

敏之贏以為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 朕志而有司考績 當重行點责 莫比為甚可令逐路轉運司分析用奏自今如從而不治與同罪仍 然受弊其令监司相度以官我為樣無之市肆告輸民户有不如樣 袋為國之利柄以方 圆蛛两而寄富贵贪贱之推若為隶 所採則 限一季投納以一價五限請不納加罪一等仍以所納致更請補選 利柄失矣今淮浙福建官吏職職殷姦弗散盗鑄或行有誤良民公 之法亦将不汝容為朕言維服其來母怠 **出榜告前使农知之** 蜀 四十二界以後錢引訪問官司奉法不謹從民政價慢令失職川罰錢引戒價令運司分析御筆片號元年六 告前民户投納不依樣錢御等手品於與元年五

式 疑畏自抵罪 故故故部 示想宜知悉 豊年大歲我折以公 私通行所有交易找與大鐵錢一等行用不得 制論不以放降去官原減見在鐵錢更不敗每來錫河東路官忍雷 考制定多少之直務要反本不使騰雅敢有妄議沮格不承者以違 致弊發更物失其平然底重因荷天者祐方内以安累年于松而致 益軽物益重細民益以與食至或流移失禁不得以相生養联甚憫 二夾錫錢依此所有三當一小鐵錢聽仍舊令出惟行是為永法母 為豈法禁之不修而無并者擅其利也抑泉货之不一而人自為輕 分别稱好仍仰轉運經各司提點刑微提舉常平司将逐愿物價分 重耶事必復古題孫原齊應陕西諸路指係行使致鐵地分並依元 向者西部扎常作叛作服與師問罪調度定繁元祐以来変易著法

只有人名今本天一天口

77

陕西鐵錢折二公私通行路

莊於変法行之数年致益輕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勝言物價勝河 法度一定人心作字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比者建議之臣不深計利病 失宜必以為民害載在方冊難以遍陳自我祖宗用十段為兩之制 若不改阅容将益甚変而通之斯其時矣今朝廷内外府庫無愿数 使安元元庫府之損又何爱為可自五月八日應公私常十致並改 朕諮詢群議博采民言皆順改更以平物價况為法之弊可謂極矣 之與貨相輔而行生民之本政之大者漢唐之間錢幣暴変若輕重 洪範八政食货居先食足貨通周臣民富人知礼都教化易典故食 細民與食敢敢我至失業姦民冒法盗鐵雲起重碎積下不能禁止 千萬雄議者或謂折閱数多有虧那計朕念為民父母惟可以極弊 作當三行使咨爾中外成体朕意

公私當十錢改當三路政肋大年

洪戰八政食貨為先理財以義則民富而國用院先王之制也廼者是行欽法著為令鄉等手記的十五日 軽均一無自區別使人致疑物貨既通公私背利故故故亦宜體至 **過倫空虚倉庫監場太師是國公京還冠宰司圖制国用與植於壞** 有司不完本不在權程重悉取鈔法妄意的更致耗形財民亦重因 悚 速监司即縣悉心協力開諭無恤勿事刑威務要小平與常三錢重 好濟農翻平物價與民為悠久之利尚應家精與於折閱首動并言 阻降交易懷姦祖法觀望再更不念遠圖唯謀近利可內自京戶外 朕不惜府庫数千萬為之積一旦改為當三行使将以革為監通貨 比以尿際法換害及問問盗鑄五多物價判赐民人與食泉貨日輕比以尿際法換害及問問盗鑄五多物價判赐民人與食泉貨日輕的人 的東小平我與當三錢重輕均一點跟和元年五

大小網目具若為令上之即府領之有司以示帝國裕民之政傳之 永久坚如今石底数数人不敢妄行動搖以稱朕意 使联幹念元元若保亦子之意何以取 信於萬方風夜痛悼念有以 予犯民是為邦本比年以來寬大之部数下裁省之令每行然務吏 與作事端露耗邦財依再土之名修营私之後漁存百姓無所不至 玩法而求聽未乎有司便文而實思不至盖 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 股私給不圖極陷萬寫碩德那類水惟宗廟付託之重靡追康事眷 與足肤甚為之其今年五月以後應見行分法泊茶益法合傳載者 以義置法爱日忘劳首未期月間以致散一出于上公戒私餘上下 拊術起安之應於盗立額結絕應本司江浙路置局及花石網等請 麗茶蓝立顧應奉司江浙置局花石網西城祖課等品近年

只有一部今兵各一百八四

恃此豊登廣有費用或請博好飲或将情不勤有一手亦是為弃本 並 倍宜約束無抵憲章所在長吏及令佐等當 明加告前使知朕意 稍有流行之望田里無愁啖之散寒上元之垂休豈亦德之所致 播告之修成聴联指 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相架內外修造諸路採你木植架 罔常惊保于有仁朕於吾民每惧仁爱之弗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造局所並罷更有似此有害于百姓者三省梅容院你具以聞夫民 和年豊有國上瑞令三農不害百姓小康夏麥既登秋 稼復稔倉長吏令佐告諭敦勧储蓄品外用甲寅 刺史縣令等職在養民所宜敦初各令儲禁以俗山荒 治槓 令轉運使與長支头計度積蓄強照二 **以利以於今其太二人四** 六 尚處下民

宜令兵部員外即董亀正東即與本路轉進司增價市獨東廣儲當 陕西今咸物领贱甚東於有秋可大實追度沉宿兵遠戍不可無偽 具見管金銀銭用車儲等等一本以聞 國用之盈虚大行郡吏之詠赏斯乃舊典其可廢乎自今三司每年 周設司會之佐以一歲為非漢卷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 以息編民飛輓之役 令董追正来勘陕西市易東廣儲者路成平四年 今三司議軍儲経久之制治十月甲子 三司成具金銀錢市薄以開品学化元年十

之其可 及乎今豐

故之術儲原是

共計度 之治察倉

發運司抄其納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卯得四載海益淮南舶守而不喻六路所供之祖各輸於真楚度支町用之数集於京師以 今海郊不致擾民條件以開联将觀覧 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承漕資粮溢於淡唐際経制之素定有常不得撥網往諸道部一月為寅不得撥網往諸道部惠祐三年 下今江南荆湖两浙造船團網般起赴真楚四轉般倉簽運司 縁為盡人寝告勞比飭攸司瘦用往 則曠歲于此格詔未行豈發蓮 雅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從平得以火休 近歲因循兹事從而逐廢吏 與主浙任勉陳良盡以副虚懷宜令三司泉官議軍備 经久之制務 轉的頗勞永言疚懷不拾中夕况今混同文執富有家區山澤之利 無窮農桑之常将厚将欲選儲時於逸都免飛乾於恭此乃首計臣

公逸堡障式過怒我嚴屯雜虎之師日有資粮之貴難賦調無缺而

般赴真是四轉般倉却通监路本路發運司更不得支撥東河监粮 工及寫船卒團成本路根網自產祐五年始止令逐路旅年額解斗 使不得超網條轉運使不能幹成入今弦論復皆本故常事惟爾職 則有遊其令江南東西荆湖两浙轉運使限一年各造血招於稍 公有多人去不可公

京東自看以来得雨麥苗茂好今夏以大有政常連減豊穣粒米狼京東自看以来得雨麥苗茂好今夏以大有政常連減豊穣粒米狼房,訪問齊州置社倉已施行後有若干百姓於不便照浮一年 庆之除朝廷正宜廣謀常積以待異時 之乏勘會去年齊州等處置

飙往諸路

社倉内齊州已施行後有若干百姓經朝廷訪不便以

宋朝大部令集卷第一百八十四

惟早飲雜行販分未敢疲亂更均推食之思以表受人之通並监察 有災分亦當更與寬限或人产眾多義倉服貨不足亦當具数用奏 即與處分計戶聚份然後以開仍令及時私使元数送納至時如別聚鄉自今人户欲借養倉充粮食者委本縣具災傷人戶申州州司 朕 別談發原充給 宋朝大詔令其卷第一百八十五 比置美食以俗山成放春元之不海宜出納以及時若俟止言故東 撫仰家區也食恭庶較褒勤而是 切在夙夜以追寧南方数州尚遺使服給废吉等州民詔四月七亥 政事三十八 版恤 借義倉未不俟上言記之月癸酉 公司人五个年 不一天三

近者精雨霖密長河漏悍果致懷襄之害存服停墊之災壞居人之此者精雨霖密長河漏悍果致懷襄之害存服停墊之災壞居人之以者情不知此城軍人百姓熟淳化四年 勒雷該真於嚴科應必死人戶每人給干或為指效具飲食者發倉 和聞两浙経早州軍服粮甚至民不流亡宜令官吏益加救郎母致 室儘陷州城之雅環筑奏點嘆夕傷縣追盖由知州郭贄尚務食荣 战價出難因令訪察都縣官吏為政善思民間利病以 失所其迫比飢饉為竊盜者原其本情盖非獲已如不至傷敢宜令 不同樂悉使萬井之邑坐成活豬一方之民化為魚體已道御史推 御宇安國被等東野王被與長吏緊其人戶嗣食聚給之仍以發原 栗販游其屋稅並與除放 役輕断罪俟杖投常 令两浙蓝牧鄉百姓部正月壬午

昨進孫正解招無寒人如聞兵入溪洞積聚原灰多経焚荡彼姓蛮貨化祭正解投與溪洞詔附二月心外 年 自視察而下應不急之官悉戒省赴闕 淮甸並及江县去秋已來民田蘇愈愿敢價之將跨致吾民之阻餓 粮草處城客宜遺內侍副都知實神實與部署司同議抽我軍的所 命陳知松等巡撫淮南两浙路災傷盜年一府丁卯新然亦吾民愿其之食宜令轉運使好以口根無使失所 如開河北州軍近日已來敢價颇高民食有關已命使便宜服鄉又服鄉河北州軍馬罷押陣使首不給官部六門與寅 期渐忽飛輓以蘇疲察其三路步署排陣使等並停罷押陣使軍職 朕以取躬祭于洪京尚方在念中夕縣軍敢怠然劳幸期豊林存惟 知轉運司以定州獨狼乏少令民方科的朕甚憫為其定州及難得 この可じなしことのないのかん

之務多少裁罷納隍勢憂盖云至矣償親民之吏深体此意探於政京痛近令無存獨常賦之科贷公原之栗分遭才幹具為拯救不急 度轉給因察防巡檢使臣能否有恐職者與易以開 轉延使提點刑獄其悉乃心督責州縣長吏以下動撫疲羸多方服 求微惻隐之念忘其陷危轉死溝壑或獨市其所爱或陷食其遺聚 方春發生群物放發題令吾民惜惧如此甚非所以度付界之意也 疾若恐有不獲全濟於重因故如聞颇同常務未舜惡直視數食之 之前典能成心於事周勤念恤惡切替度如父兄之奔迫治于弟之 天变流行治古不免民無指潛販收是賴比歲蝗涂野有飢好朕所 招游故命朝著往数至懷宜令知故等至逐州軍按視根缺之處 規 復辦其賦租报乃倉原尚愿收辛未盡於思康則我然然何望于 約束提轉販浴路

恋政稱朕意為 亦具名開必行頭點承站之臣施設方署固當措輕重明賞罰勉于 済疾病者傅之醫樂单子者厚外安存無伊轉亡精傷和氣仍察官 支有能盡力全活人命者具名以開常競優與其不稱職以致流移

寬恤揚州於

蠲復上

屍 路暴露者仍令使臣收痊城內軍人 及李重進元随軍家口肯內 從或部曲尚懷於及例仰遂來蘇之望沒行在有之思應揚州城下 役夫内有死于矢石者人給解三尺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倍加安撫 御六軍已平派里念丁夫之役力周矢石以前驱或軍民曾被於骨 王者代罪吊民逃難既清於致發班師振旅推思宜及於坐明朕親

並與放罪逃亡者聽于所在首身押來赴關

大りたけんじるとだかん

古之為國者几有災沴必示蠲除應一殼不登則百姓失所属自春免夏稅治曉鴻心所已所免夏稅治曉鴻心年植自前多被州司抽納今後並須給與 登州沙門島土居人 户等米居客橋皆出 王租比開自偽舟和般於新沙門島人户與稅租部徒胜四年 今年夏祖委在處長吏親民田無見青尚者與放免 夏時雨尚怨深念於元失於插植所宜侵鄉仰獲昭然應諸道所欲 朕以孟祖浴結并分役流歷場形過為常之及爰典問罪之師唯此 泛配諸難名目物色并州縣差征今後並與免放其沒馬回紅上木 女直鞍馬眼言芳役宜示矜蠲應所納逐年夏秋賦租麴錢及公做 二州最龄还境軍於所通供债者與繁宜云便息用獨常服應今年 獨帰使州秋祝韶幸為二年

古之善為國者海斂於民故有関議而不征市塵而不稅自後貸收 聞不體憂動机她射種言念民庭深勢 朕懷說到便可遊相告諭帰 昨者問罪西蜀已克髮州在澳之南暫有差役行清故孽别該極終 復田園仍令長吏倍加安撫 税元被定数為獨其新於到美数並 與放免仰令均滑其速舒蘇如 近件指揮安轉運使張永錫荆南観察使判官李士衙将本府夏秋祖 無為之治復上古之教又豈思無名加率于民乎自今忠州等處應 仍令長吏明加告前令知朕意 秋税已降指揮除放 其已納及供給過易栗軍衛並與折來年租稅 人口等怒焚從責日樂下不堪命朕自陷寓縣務恤恭元雜未能致 免刑南新被秋税羡数部正月七五 罷忠州等處 人利之苦今 提及二百公文 ŲĮ.

與除放 勞擾仰從停廢以便碎情其群國義倉並罷之先有乞限送納者並朝廷比置義倉以鄉百姓盖防敗战用既飢民訪問重亞供輸復成 收復以来屡免租赋尚恐羽弊之俗 耕核未全更議內除俾令安鮮湖放西川諸州夏稅臨院衙四年 · 成城市祖稍獨免臣下之倍稱出息豈可 就求應西川人产而日前 常美倉部三月癸酉 今年夏税并沿放等並獨其半無者全放 有負偽獨臣係博放出利袋帛部到日並與除放如或元非出利及 朕自下巴邓維行恩宥務去煩計之及仰私疲瘵之民尚念函家之 除放西川欠负品以月丁雨

偽罰日以魚膏輸其等者悉罷之

廣南道諸州久隔風化重惟弊政既者 無名之誅欲遂令比戸以流飛南道諸州久隔風化重惟弊政既者 無名之誅欲遂令比戸以流 麗廣南偽政 日煩哥率配詔 開寶四年 精司官務納課影占人户並與除放及先歐率統軍百姓並放節農 雜言念別残良深恐惧方熟速俗宜示 明恩應偽政日煩苛率配并 公後物並與放免 暑雨滂沱隄防泛决行源所至苗稼用傷憂民方軫於焦劳常賦宜 夏秋以來水早作珍言念民族忍致流移委諸州府長吏預告人户及秋以來水早作珍言念民族忍致流移委諸州府長吏預告人户今後別有道債不在此限所在長吏临錄記書以新管內百姓 有災傷處並令放今年我風 役於獨免應諸道州縣民田有經霖雨及河水損敗者今年夏租及 免霖雨河水损敗田夏祖部 以朝大郎今年天三京五

開對府管內近年以來煌早相継流民既农職土順多盖為吏者失招論門對流民記年二月度十招前開封流民記本年典國之縣自今将兩稅錢折疋帛者並與依逐州三旬時估折納 朝廷方軍惠化用茶案區然念遠民所宜於恤應西川管內州府軍 等第除放 於無終使至於是天災所及隐匿而不以開嚴調即與循常而不得 應公河人产委所在官吏倍加級無仍具損傷苗核以開常與檢復 免編户遂成於轉役大田乃至於汙蒙深用疾懷不定軍處仰中例 近者天作法雨河决横流合為時災害被秋旅所宜蠲復以恋困躬 河決损苗除放路六月丁百八丁八丁八丁八丁八丁八丁 西川两税折角依時估品問實六年

其逃亡人户委長吏指諭各令復業仍倍 與安撫

應此界歸明人产等联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與邪民罪役之師示極此界歸明人道使該遷西京許汝聞給田部班照三年 京給閉田處之如分布本盡更置於許汝問所分之田便為永紫仍 意其人户等先令分處并代州今這樞器都承古楊守一等速於西 羽救焚之恵滿等久居異地類襲華風載嘉歸獨之故宜申例恤之 常限外加半月 問封府管內人产等處雪初審泥淖順甚輸相於上衛運差難宜於 **處粉壁揭記書示之** 桑土並許他人於何便為永業成輸相調亦如復業之前乃於要告 ·秦翰税至五年復告指所通欠悉從除免限百日許今歸後這者其 展開封府輸租限部十二月以午年 民朝六郎令其 从一支三五

隐别示招其宜令本府設法招務並令復業只計每歲所墾田記於

無主收葬者所在破官錢埋痊軍人除明贈外特支半年屢給死事者委逐處分析開奏當加旌賞軍人殁於行陣及百姓被契丹殺害 股怀紹不圖撫終四海不敢眼逸常懷戦兢幸属書就會同嚴時豊敞 放人入寇後推恩臨难照四年 **捻而巡围授採故犯封强俘掠人民焚荡愿含股杂廢茅間里為煙** 籍百姓並令婦農限插不首即論其罪應經契丹割掠處人戶雅思 言念生民雅扶恭毒為人父母寇功痛傷宜軍雨露之思以表君親 使臣将校子孫並與銀用應緣契丹入界草忽因而聚集及逐亡軍 兵籍收肆度公逸城堡曾為契丹攻団其中将校偷架有功勞可紀 之惠應行皆将士因降歐不利將至印兵演散者並不問罪各依舊 人曾行劫掠者並釋罪限部到一月許於所在陳首軍人依舊禄軍

纶

租役州縣常安撫之

門下联灰腦鴻圖無臨兆底務致生靈之富壽敢解宵肝之勤勞案 契丹攻骨狀池處 其中有軍負将校題 立功勞者宜令逐析開奏當 道庭切痛傷宜在有以軍恩用推誠而布恵應公逸州府軍縣曾被 遊遊舍農桑失業并邑為堪威民暴物之從既經生聚子育君臨之 捏疼处陣軍人在營家口關贈外特與依舊支一季請受應及於王 區幸被於治平時嚴倭人於豊稔豈期 强敵雅犯封強俘掠户人焚 殺害者有主者各令識認無主者並 仰逐愿官吏速差人 特破官錢 于空炭之災咎由耿躬祸及恭献永言痛悼勿忘于懷 從前租調仍更給復一年股撫理失中委用無當是便追做之俗陷 別加酬災庭逸上契丹曾到處有軍人股於行陣及百姓被契丹 敵人退後放河北沿邊州府残欠稅物應音二月於且敢人退後放河北沿邊州府残欠稅物應音端供二年 こり大見 にんじんころ

三年以前道愚祖調追與除放仍更給復三年不經劑旅者亦與免

其曾经契丹割称不是敵軍駐泊聚殘之處人户流州霸州平戎軍

年正月二十三日德音放稅外仍更免三年夏秋稅物并公納物色

夏秋殘欠外除該雅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德音放稅外更将與除

代州方庭軍洛州英州雅州已上九州亦與除成端拱元年於己前

事使臣及禁軍廂軍将校若有子孫莊與等第安排應河北因契丹

哀於之意比例中外常體收使 祁寒處雨不免於怨咨秋雅春耕便謀於轉後國計虧損何英由之 先是招誘流民仰之復常五年後始令 輸祖調如平民淮南兩浙等 復業特與給復一年限請不復即許人請射個作於墳些外便為永 處五年外只今翰十分之上所以劳来安县欲齊之於仁哥之城而 穹見賣躬自思恭元何罪寝食無忘楊碼增深推行雷雨之思莫盡 點首陷于非華豈代有之災意當繁手 分野将寡昧之德不能寡乎 除放端拱元年終已前效欠稅物於限股受命乾却為民父四季欲 放一年夏秋稅物并公納物色應河北州郡契丹不到處及北州府 竹州事化軍破房軍蔵州定遠軍東軍張州京州已上八處並與 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宜中約束以革碩器應諸州逃民很半年悉令 招誘流民後業給提出三月辛亥 宋朝人的人兵不 瓦五

宋朝大詔令扶苍第一百八十五

禁自今处亡者亦以歸半年節常為限先給後五年者並如指

常物四十五萬絡疋斤石並除之自今守藏学及兒在等吏馬欠官 定察於司存係管備之謹嚴心府庫之充溢貨幣何由而虧損胥吏 昔漢文帝有言我為天下守財者聚當之廣盖資於邦部出納之各 宜放歸仍赐稱常 物並青主吏及監臨官均偿之 不得以為妄宜中盡一之文別立自新之法應天下主吏先係欠錢 宋朝大部令其卷第一百八十六 西部運粮蒸展勞弊近遣諸軍轉送所以息民分嚴冬在候士卒亦 政事三十九 跗復下 除欠負認四月五年 只有人意, 具大百分六

有静等州视察护着沿等使煎赐手路今鎮撫着部控制追匯務使 錫壤之恩脫以障塞之問節徒久聚閱輔之地饋的為勞情豈住兵 道先桑遠伴紛信服作鎮夏墜今已降制投係吉定難節度夏銀絲 亦令招集户口勘課料種期於歲時必致康年宜令陕西轉運使及 监安分我爱守你吉所然及命體比推心靈州道路既干往選無阻 年亡命山林聚為盗賊者限两月內許其首露限滿不至復罪如初 月二十上日勃指将蹄後其因傳送逃我者限一月日歸禁給後一 伸安居勿爱重擾其至道三年秋我通欠並與倚問逃户依去年入 州軍府监官吏告前部民自今不復轉送軍備至靈州清遠軍成 造使諸路按百姓通欠結志除部以用已两

近者銀州視察使趙保吉光節布就奉章修貢預就守落之禮其家

趈

保吉投憂茎節削輸陕西的政肝元

西年

恤尚或飲收致吾然於未息於數宜遊使乗歸與諸路轉運使諸州 先帝 席圖鄉極約已 爰人每推敢有之恩皆有 翻除之命而有司不 邊防未好逐落鄉兵強去故土足傷和氣應諸州點克强肚戶我城 长吏按百姓通久籍悉除之 昨命王師討改均賊眷言民俗成有供須訪問被路遂果閥三州最 京輔供輸錐循常例道症往復方獨和寒時較股懷式從民便消曹 年秋稅宜免十之三 止令本州輸納有司不得支移 近两蜀科役梢煩而果問加之水涂不有於货母蘇我氓其三州今 討王均免逐果間州稅部九月丁酉 强肚户税城不得支移的 全消曹許

版阁之废赋湖方典的愿有司政稍信式省一時之経费伊都郡以西阁之废赋湖方典的愿有司政稍信式省一時之经费伊都郡以吾民其河北諸州軍租税並令本處送 納 逸候載與我車已戰忍或力從惠終恭元 别乃河朔之區與與所住 許與等州所納易東華衛本州不須至京 均輸都配益有指規属年散之及查領軍備之有份免故轉輸以年 次上與區東巡所出比從行废用起來蘇芍獨牧之是资感度杂之·郭州牧馬華地給與見佃户語 年八月辛酉 均輸況稼穑之簽登展然民之從便宜調力役用示朝恩應請路今 年夏稅止於本州軍輸納 河北諸州軍相稅軍本處送納部午三月七

父母大台令兵不三八つ

失業特級朝首永惠斯人其侍仰史裴宗元比部即中遠逢吉群牧

其兩浙福建荆 湖南北廣南東路月丁錢並特除放 復教教與教去率飲以居多伸祭康之斯治洪惟利澤已茶編识然 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為惟江浙之區介彼東南之城而自祖宗恢 **凡欠並權倚閣** 軫念特加矜察式示優寬應河中京兆府陝同華州今年秋稅納外 関輔之區版圖斯廣碼取成之在候固賦 敏之有常乃眷吾民良深関輔之區版圖斯廣碼取成之在候固賦 敏之有常乃眷吾民良深河中京北府陕同華州何問成稅詔大帅祁符三 展陷卸為那獨精展政一夫不發尚切於憂勢九風用均務敦於宽 別経度以開 判官李克勤等所標鄉州牧馬草地並特給與見佃户所須放牧地 口等船尚存於的制治財各納仍限於成輸特伊鄉除式申職易 除兩浙福建湖廣身丁發路年七月七中 以割金を長を言い

陽存在候農事方與河朔之間與漸是急属比粉分之際時中郎隐時陷人在候農事方與河朔之間與漸是急傷比粉分之際時中郎隐 肃其罪 訪節禁倍安無之 路和雅立悉罷之 淮 明部宜令諸路自今除常例合調民夫外如别有工役河至差数者 乃养黎民載労穑事工役之無度愿重投以為姦式示以勤無特 之懷河孔諸州見欠去年秋稅並宜倚問民有抢稅还者委長吏招 並須取實役人数調記其事以聞如因縁妄有差擾下即開奏必重 何一方類年簿於如開今成方慶有秋思致阜康必存於恤其本罷淮甸和雅治年十一月於如 此約湖夫有工役並取實役人数湖

調發而受財者聽諸色人論告之昨熙集丁壯止欲防發城池不刺 武未至毛施處展限夏秋輸官逐處修築城池所調丁夫仰轉運使 灾冷存來四方 多愁整之嗟百姓被流 離之苦每心 叶风靡忘焦労 手而除放習外毋得別有差役若姦思之人妄作弱強委所在擒捉 具数以開當該特收侵州州縣官吏如周科配及照兵修城級軍調 使韓府與轉運使同相度如科粮草数目過多仰量民力速行出政 深應久安之俗或傷無藝之求重困否民庭垂邦愈宜令陕西安撫 削 以氏惹不懷亭候多聲宿兵遣戌增壘僻工衛親相仍供訥汝出寬陕西民力部原定元年 躬機展政之緒動恤然民之生思道春初以寧群品而休詳未應 除放何問犯賦部冷年 , D

にはんかにを見い

五叫八升八合為定制 年於已前倚問稅賦並與除放仍令轉運司過行指揮 欠負将廣息民之恵益推弘責之恩應四京及諸州府軍監慶麻八 陕西河東諸路人夫保甲見拘役者並放歸家使就完養自今後非 四科五升漳州納八列八升八合者主之被三到八升八合客户級 比等發致命吏根原給復教存之倫至出联心尚處窮困之餘猶多 今點差斂敢坐障粗完敷惠退放宜中試防便安職業敦勸農耕應 璋泉州與化軍自偽命以東計丁出未甚重或貧者不 能輸胀甚憫 比以題事未安勒師倫樂張攻屯聚版無要街本以保民恐惟幾接 之自今泉州我化軍指約七四五升者主戶與減二到五升客戶城 放陕西河 减海泉州與化軍丁米部一川辛玄十

ソネステノコノニンニ

時害其常生役使無藝動納不時科率扶求於中下之戶賦致積欠 諭母得於動播告之修不匿於指吏報託法自便發格違矣奪其農 從朕甚們為書口民非后图克正以生后非民無以碎四方其令諸 息四海恭定及與夜寐罔不惟民之承比年以來臨令数下訓迪戒 敢達犯並以違制科罪 利以抑勒為情預罪亦如之因而乞取以自盗論嚴輕配十里若陳 路监司檢舉前後不得科配率飲差雇假借製造紅折之類係部中 古我先王绥厥兆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联嗣守祖宗鴻葉休養生 盗外警急及事秦朝古外並不得敬有近呼不如罷勞妄與力役如 於一日之頃更縁為姦丐取公行上下蒙庇英能自伸至或流移轉 約束科率御筆改和二年 成使知之自今敢有達者罪加一等吏配二千里即以 為 災朝大致令其太二百六六 J_{λ}

講今亦倍收深愿·被水下田往有赴訴之 限然門陌湮沒州縣茂視 登托定處失運則貧民下戶 陷府無告高原所取不知檢察仰逐路 訪門東南被水州縣惟下田不收至於高原廣野多核如雲素既称 訪開東南被水州縣居民屋守被涂沒者往往還從他處下戶失所以外外 监司行下所格州縣當職官須管於取 成之前的親按視好得失庭 訴而不為理直者徒二年其大観二年以後許改產及和預買指揮 可更不施行 以致飯取不均違者互察以開 去處點成和八年 應放水人户官私房錢自選出 日免納候復業依舊路 委监司行下所轄州縣常職官须管於收成之前按視被水

審則為之置安游坊貧而不葬則為之置清澤園朕之志於民深矣 忠澤朕風與夜界例然于懷其今提學常平司 與監司守令悉力奉 民為和本本因則邦寧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展矣而養生送死尚未本行居養等部令部門二十九日 或因而科抑罪轻者以定制論 能無懷朕甚憫馬今然寡孤獨既有居養之法以母窮民若疾而無 並特與免納候後常日依指官司檢察務在得實 吏不奉法但為文 具以應訟令並緣為姦欺 隐耻授元元之民未被 不能自給應被水州縣皆經浴沒人户合納官私房錢裁自還出日 母或選戾其有失 仰劲罪以開若侵擾乞取被刻或故為隱漏 開封府置居養安済御等手部崇降四年 ションといいというと

府和寒武者留而無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股甚問為可合開封府 大, 监司分按居长安涛清泽的用十一日大依外州法居食鄉寡不獨及置安游坊以称朕意 京師根本之地王化之所先鰥寡孤獨與貧而無告者居養之法 朕述追先志作新法度昨禄星変恐恨修省不敢自以為是乃部有 四海而未及京師遠失自近及遠之意今雅有福田院所養之数末 有空慢視望不修展職者投罪以聞必問無敢司失监於按學令御 所於恤胸間失所其何以上當天心乎仰监司分按本道舉行如法 安齊坊之類成恐具在斬廢不行監司坐視不復按承天之窮民敗 司審量可否詳度利害改其未使者以承天休訪用小人乗問觀立 史基群奏林弘品示想宜知悉 全不遵奉己行之令公然他廢懷安害政如居後銀寡孙獨清澤園

11 11 1- 1- 1.

法以立政政在於人吏恨不承法為徒法頃以孤獨銀寡不能自存法以立政政在於人吏恨不承法為徒法頃以孤獨銀寡不能自存证明 為室廬衣食以居養貧無以养或盡棄水中為園以收痊疾悉不能 自敢為之醫藥問仁元元意甚為至法令 具在成久沒忘比覧四方 奏文吏超目前無一支稱述居養衛澤安齊者士失所守廢法自便 大観三年四月以前指揮施行 失患養元元之意其 令轉運提刑司條 具廢犯事状及違法官吏以 聞自今敢有廢法以連制加二等論即不得接便過為緊投仍並依 本也許令具在而吏不奉法根空發強至或微屋滿谷精麼不老甚 銀寡孤獨有院以居養疾病者有坊以安府死者有国以楚王道之 居養依大視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御筆股和二年五日 居養安齊漏澤事務仰监司應訪分行所部抄察御華冠和

火明八萬 本卷一九八

不虔者當重寡以法胥吏配流千里若失按容庇其罪依此不知專上惠下罪不可貨仰諸路監司廉訪使者分行所部按吏之

宋朝大部令集苍第一百八十六

六 師方次於近郊一 夕退生於大変告予以丹商之事謂子有好的 命同載嗣居属并思之代喪引强都而内悔朕躬膺部首出珍妖祭 帝王之與原数先定非一人之天下唯百姓之與能朕委飲周朝速 予三主東征西討十稔于兹誠無納龍之功租有勃王之節自承碩 宋朝大路令其苍第一百八十七 政事四十 慰撫 即位前那国站走隆元年正月丁已

鉴 與亡属予受命之期勉乃事君之節 永阅共理别侯酬庸

大伍沉市不易拜人無問言造我新邦織周舊服柳等素懷熟禁共

主自知於運命雖熟二帝之稱說且殊三代之干戈勉徇樂世已升

之功注矢横弋勢不可遏遊处無地逼迫歸朝輔臣共述於輕強少

貨如仕重絕成功高的社體天人之合慶保帯礪之殊庸浦爾封盤 朕於腐外神奄宅中區知為君之難非家珠贵致主之效而属在熟 即位赐诸我即路建隆元年正月两日

次朝太新今本天百八七

副子倚注水性通変常體形懷

平獨新西川将吏百姓路乾德三 年正月

試來國果降來自自前既息于戈之役而免與玉石之嗟汝等或武或 者孟昶不思遠器自構属作潜結并分欲犯盈場碩惟京德宣順住 兵項興時雨之師以討不庭之罪而超為養生而請命見单介以輸 今月二十四日通事舍人田飲祚至省王全武等以獨主降表來上

俗載被同文之化諒符族后之心方示無終勿懷憂應即軍思有件 文效官州縣陳力陣行選戍将卒及者义紹黃皆平事為庭久淪污 遂始縣几兩士民當体子意

轉運有奏状聞言其主即之家枉被战臣所害礼靡有定民将時依 朕以其界朝以来修贡不絕為人上者忍不救之爰命偏師往女彼 田錫所上書言事陳古訊今有犯無隐居言責之地不為從設得争答明第上流運書外四八日之歌,即為我優戈與吾同治聞な底定該切同報 役皆有理而為之且非無名之奉五頃以交让一境祭夺相維廣南 俗既不食土地又尋罷干戈耳如京師問田地勢窪下不可村勢但 臣之風深所嘉尚然那國之事朕愿之甚熟至於與師代叛在徒投 将討彼不庭終中三令以祖征不待七旬而来格属陪成削汗俗惟 川孟袒潜放姦謀蠟高蛋給於并分全革欲侵於歷場是用命其偏 股君臨萬國子育黎元常忠去放以勝或追顧 與師而動東昨者對 以前を各人は各一人と

忠勿廢於汝職故非部示式嘉乃就 裔宸居有壮鹿之旃都人得行祭之所執春節者悉下軍與平木管 難替崔能事未久緣近部而當核有司循舉規絕事状明白汝恐下 從該遠慕告贤之骨飯爰因按誠有所見聞飛章奏論弘侍來上於 之節鉴察不忘自今有所見聞無辨故替之任盖出於朕意進思直 朕以殊死之囚务其断頭之残 伸設此法 以全餘生盖免 飲質之味 調發編户妨夺衆工若乃是領之刑前王所用比之則則盖有等差 颇思其事即令詩責成以係對厥有端由郭震守官十年把常副而 知制語魏羽所上書言事具悉汝朝有著位身為王臣形勃聚人之 且非炮烙之酷其餘申明經制皆是舊章属然派平漸期根舉零移 答魏羽聖書年十一月中午

為污豬因而繁池以停水孫且陳弋船戦艦春夏講習水鄉用威四

こうり コーンター・ノー・

它事陳告者以其罪罪之朕敬叔申方委任非當有弟若此為兄失 恭崖州禁錮战大赦不在放還之限期周以上親属悉以配線邊郡於魁懋貨其極典示我深思其虚多遜已削奪官爵并一家親係配 近以兵部尚書題多遊身居輔弼心恣回邪交結藩王窺同君父咒秦王盛多遊及逐漸两京軍人父老該年四八月 秦府親吏及私署人等並以分配諸處及停罷外更不問罪有敢以 徐從百官所敬施行其秦王廷美已勒 歸私第一房供 给並從優厚 教之使然有臣如斯居上不明之所至以包羞忍恨原敢自安凡阿 誅尚念皆束釣新久居府廟五刑之設不 及於大夫四裔是投式祭 更務頗新以到虚行 **咽不道所不忍言有司定刑外廷集談者循三尺之法合行亦放之** 宋明人的人失天二人之

民之無告愿小吏之為姦遠有指陳不畏强樂嘉尚之意再三不忘

里所信重者並延見武民間疾苦治得失退而改之以稱吾意 刺史奏惟而按部省方所及必存問百年行春所至亦延見三老掛 養老乞言三代之達道與康孝兩漢之舊章而故道人根釋以於詩 育之思惟恐不至别於遠俗尤可於懷前知州赘著大夫候汀委以 宜融柳等三州部内百姓及宝界户人等股緣永呈極臨御萬打改 為茂典可舉而行 自今仰諸路 州縣長吏或部內有者德高年為鄉 冶獲平率盖由然料之無方遂致然於之被害其候汀已行降然汝 方州殊無政術不能安集但心侵年致此或夷肆為為慢重煩師放 等宜體亦朝古各務自安收革前非保全生業為或不遵撫輸尚敢 責候汀瀚宜融柳三州部内安業治在照中年

令長吏延見者德高年訊民疾苦品外

天生故 戎無家保部維設後間清難之因廟堂非遠曾之樽祖之寄 蒸人丰安於清聖耕兵失業井邑為塩强敵以奔如查班之既逐任 仁壽之可期凡爾展民宜體故意 上天之悔祸监京德之知非當謹封除克安全聚及瘡疾之前起亦 以無風亦于以之併命責躬罪也不敢追軍痛心疾首其斯為甚美 谷之誠應河北沿邊州府軍縣曾為契丹攻劫云云朕居上不明樂 忽所入周荆棘以自生念之痛伤宣忘昼寐用軍母肯之泽以惟引 小康其思方之成投弦入忽歷吏來告居民弗寧戌卒多惟於兵外 人司牧大小之務成所親遐邇之民均其撫養而年成蛋豊於废 ? 好好我不是我我不是我我没了了一次好好我不是我慢逐州的 端拱二年

於當議勘除使無遺類

· 對盗平罪已部沒化五年 前令有所未便等事成宜係奏附疾置以聞布告吏民當體於意 使明發不採用擇通方之士仰宣欽恤之仁韓授等所至之處可答 過使得上間刑群之間哀矜為務率從軽典軍失不经有可以忘弦 問疲歲中明語旨首詢教行周訪學奏招集流亡伊安其所可務聖 城一物失所心彰納隍之爱去年已水悠亢波甚江湖淮陕最放其 下民悉得以便宜從事官吏有混軟不勝任計刻不能下上言所行 謹守科係不證好生之意按察者再務循點問伸刺來之文盡然疾 民相維賴恣挨夺多惟刑碎緊發平者既聚斃枯木而亦緊當官者 火放院存飢人則與食送開原及以收流亡常平之栗屬空轉徒之 股奄有萬形於於人上夕陽若属視民如傷四目速墜尚處凝旅之

造使巡撫路二月巴炉

以前人為人夫人言令三

徳是務者用改而更張水盛前典雖既往不咎乃前典之格言而罪 華之古几爾民族國體股懷 垂祐光徒就残餘黨已平朕所以中夜取懷明發增楊重念颇回匹 在朕躬亦先哲之垂訓而今而後疾或勢予爰班罪之文已用示位 為功挠我然民起為在险度倒之苦所不忍言尚赖写具降靈祖宗 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知為政党權之吏惟用刻削 統衛三十年乃滕一方滿然安静近者盗與魔私連備州城保禄英 山肆為別旅好念及此盡然傷懷静言忍之非民之咎盖由委股任 夫尚無武道遂攻下士亦盡知非况朕君臨萬方子育兆废念如失 文翁之化于是在馬本為禮策之郊不識干戈之事我國家創業垂 人有香人杂人了人 .<u>î</u>

朕以菲德我嗣不基百世未康每幹的陰之處四裔雜奉常先取朽

之懷與致時雅期發理定於或案案不敢就常惟彼問川索為察土

股布宅中宇茂育群生春全魏之部封雅处武之侵粮念部磨病忧全魏雅起戎迎幸撫寧詔二月两寅 部到日各復本業當别行優恤仍委所属州縣告加安 撫 朕司收萬民躬親庭務所期編俗咸保大寧而大雨時行洪河泛決河次萬次歲之龍飛舒等安撫京東部八月辛亥 予懷惻然臨造大臣特加較問宜令兵部侍即泰知政事南敏中充 兵威未敢這使多属主節効敢守之劳邑居若領的之役每念及此 然或懷爰整師徒本來迎幸與吾然底成逐無軍應為提流核人戶 眷言然 展廟致流 移 孩于 朕心當食 與莫宜並太子中舍張行供奉 即因存怨士民式宜寬大之恩副此惜但之意 河北河東緣是宣撫大使極密直學士将極陳克叟光副大使按処 造向敏中等宣撫河北部六月丁卯

的冒名時退今月一日據德博州各造人入奏若兵已接來逃追束 陽環慶部署以下記 月士辰安長更倍加存恤無令公私侵提 相沃至駕前倉合郭齊濮等州巡撫使丁韶奏捕到知作稱散界遣 北面都部署王超等道借職張禹吉殿侍到沿走馬入奏部領人軍 北而去三日又有從敬寒走来百世石 典等稱落兵已奔 逃北去又 種落眾烈加賞予無各為其為致遇賞與一依此降勘命 昨駕前大軍頓澶州城北前月二十四日替兵忽来奔衙尋童出軍 完在已示優恩式在奇效爾等遠分追寄成負壮 **國史勘士心**好平 泰兹與類來犯過州衛居運等答察也對齊驅義勇內堅城守大挫 官問門祇侵張陪往京東路遍加安撫應河水源沒沒移寫他所者 · 乾南東京官吏将校僧道軍民 部景於元年

運京閥今特命給事中日祐之衛勘防撫衛西京亦依此降下 提銀成直抵照明大軍合勢以南來占配應時而實道如開各許安 百餘人過東河南虚構言詞扇搖人戶股以來忍犯逸生靈是念親 湖方該曾兵年成通好然念盗焚歷含朝伐桑前叔取国倉骨好士 朕嗣守洪業于兹八年宵昕忘勞風夜恭已萬徒在念深雅取朽之 有動搖宜命近臣往宣事定親玄字勿復寫起静候俟安無軍民即 得非股陷御萬和未能別致于治平訓鍊師徒未能克定於務亂致 壮屡疲民力每瓜子懷一昨南收之戎深入內地泊東洋船躬至盗 言一物未安必移納住之憑其治永平之化以來宣再之期項者命 庶又瀬河軍亞素無守俗齊人入保 盡揃兵鋒生靈何辛災害 及此 将出師防秋該塞河朔之地成屯重兵轉的廢於耕農征役勞於丁 衛河北諸州部三馬戊申

京南大台令并不可心と

宋朝大部令朱苍第一百八十七 里問察訪官吏記詳控獄宽節財征務途便宜用過安兵 淮滴水早相仍田時失於納念祭底予懷心然宜令起居舍人直史 館非地為江淮南安撫司內叛崇班問門私候張利用為都監存問 朕以寡德陷弦底方靡 忘宵时之勤 真治年康之治首言江介近秋 争将明追咎之試惟切在予之賣自此肢都保境以靜封歷育物沒 拉遭関环用盖傷今姓二国結散共者於望典三是罷警俱息於戦 人以綏華夏咨爾有农知服意爲 江淮水早遣使安撫路年上月两寅

又都人的全并及一百个X